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萬曆野獲編 第二十六卷

○玩具 【名臣通畫學】英雄與聖賢，俱非肉眼所能盡，前代名臣能臨池者多矣，鮮有以畫名者。三國時諸葛亮及其子瞻，俱善畫，已異矣；本朝吳中善書名流，如文博士彭、王太學寵俱兼畫學，而人少知者，然猶曰其時六如、衡山諸公傳習所薰染也；若劉文成基之精於山水，酷似李營邱，岳文肅正之精於蒲桃，幾同溫日觀，而王文端直亦工繪事，尤非後生所及知。至於陳白沙理學名儒，其詩傳世已如宋廣平之賦梅花，乃盤礴之妙，幾與宋元名手幾齊驅，信乎非常之人，其餘技尚可了數子也。

【時玩】玩好之物，以古為貴，惟本朝則不然。永樂之剔紅，宣德之銅，成化之窯，其價遂與古敵。蓋北宋以雕漆擅古今，已不可多得；而三代尊彝法物，又日少一日；五代迄宋所謂柴、汝、官、哥、定諸窯，尤脆薄易損，故以近出者當之。始於一二雅人，賞識摩挲，濫觴於江南好事縉紳，波靡於新安耳食諸大估，曰千曰百，動輒傾囊相酬，真贗不可復辨，以至沈、唐之畫，上等荆、關、文祝之書，進參蘇、米，其敵不知何極。

【瓷器】本朝窯器，用白地青花間裝五色，為古今之冠。如宣窯品最貴，近日又貴成窯，出宣窯之上。蓋兩朝天縱，留意曲藝，宜其精工如此，然花樣皆作八吉祥、五供養、一串金、西番蓮以至鬥雞、百鳥、人物故事而已。至嘉靖窯，則又放宣、成二種而稍遜之，惟崔公窯加貴，其值亦第宣、成之十一耳。幼時曾於二三豪貴家，見隆慶窯酒杯茗碗，俱繪男女私褻之狀，蓋穆宗好內，故以傳奉命造此種。然漢時發家則鑿磚畫壁俱有之，且有及男色者，書冊所紀甚具，則杯盞正不足怪也。以後此窯漸少，今絕不復睹矣。

【好事家】嘉靖末年，海內宴安，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園亭、教歌舞之際，間及古玩，如吳中王文恪之孫，溧陽史尚寶之子，皆世藏珍秘，不假外索，延陵則嵇太史應科，云間則朱太史大韶，吾郡項太學錫山、安太學、華戶部輩，俱不吝重貲收購，名播江南。南都則姚太守汝循、胡太史汝嘉，亦稱好事。若輩下則此風稍遜，惟分宜嚴相國父子、朱成公兄弟，並以將相當途，富貴盈溢，旁及雅道，於是嚴以勢劫，朱以貨取，所蓄幾敵天府。未幾冰山既泮，金穴亦空，或沒內帑，或售豪家，轉眼已不守矣。今上初年，張江陵當國，亦有此嗜，但所入之途稍狹，而所收精好，蓋人畏其焰，無敢欺之，亦不旋踵歸大內、散人間。時韓太史世能，在京，頗以廉直收之，吾郡項氏以高價鉤之，間及王弇州兄弟，而吳越間浮慕者，皆起而稱大賞鑒矣。近年董太史其昌最後起，名亦最重，人以法眼歸之，篋笥之藏，為時所豔。山陰朱太常敬循同時以好古知名，互購相軋，市賈又交拘其間，至以考功法中董外遷，而東壁西園遂成戰壘。比來則徽人為政，以臨邛程卓之貲，高談宣和博古圖書畫譜，鍾家兄弟之偽書，米海岳之假帖，灑水燕談之唐琴，往往珍為異寶。吳門新都諸市骨董者，如幻人之化黃龍，如板橋三娘子之變驢，又如宜君縣夷民改換人肢體面目，其稱貴公子大富人者，日飲蒙汗藥，而甘之若飴矣。

【假骨董】骨董自來多贗，而吳中尤甚，文士皆借以餬口。近日前輩，修潔莫如張伯起，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，至王伯谷則全以此作計然策矣。一日予過王齋中，適坐近一故敵黑几，壁掛敗笠，指謂予曰：「此案為吾吳吳匏庵先生初就外傳時所據梧，此笠則太祖普賜十高僧，而吾鄉姚少師道衍得之，留至今。」蓋欲以欺予也。予笑曰：「主誠有之，然亦何異洪崖得道上升油垢襪頭、李西平破朱泚破綻衲襖也？」王面頰無以應。時妻江曹孝廉家一僕范姓，居蘇城，亦好骨董，曾購一閣立本醉道士圖，真絕筆也。王以廉值奪得之，索價千金，損之亦須數百，好事者日往商評。不知范素狡黠，已先令吳人張元舉臨摹一本，形模仿佛，幾如桓元子之於劉越石，酬之十金，王所收者是也，真本別得善價售矣。元舉眇一目，偶為王所侮，因宣言於外，謂若雙目盲於鑒古而謂我偏明耶？此語傳播，合城引為笑端，王遂匿不敢出。真偽二本，予皆見之。董太史玄宰初以外轉予告歸，至吳門，移其書畫船至虎丘，與韓胄君古洲各出所攜相角，時正盛夏，惟余與董、韓及董所昵一吳姬四人披閱竟日，真不減武庫。最後出顏清臣書、朱巨川告身一卷，方歎詫以為神物，且云：「此吾友陳眉公所藏，實異寶也。」予心不謂然，周視細楷中一行云：「中書侍郎開播。」韓指謂予曰：「此吾郡開氏鼻祖耶？」余應曰：「唐世不聞有姓開，自南宋趙開顯於蜀，因以名氏，自析為兩姓，況中書侍郎乃執政大臣，何不見之唐書，此必盧杞所薦開播，臨摹人不通史冊偶訛筆為開字耳，魯公與盧關正同時，此誤何待言？」董急應曰：「子言得之矣，然為眉公所秘愛，姑勿廣言。」亟卷而篋之。後聞此卷已入新安富家，其開字之曾改與否，則不得而知矣。頃韓宦滁陽，偶談顏卷，予深悔當年妄發。

【定武蘭亭】自殉昭陵後，人間僅留歐、虞、褚、薛四臨本，今虞、褚尚有墨跡，為好事家所藏，以余所見聲價俱重，然斷以為二公真手筆，則終未敢定也。襖帖石刻，以定武為正嫡子孫，石晉時為虜騎將去，帝犯歸日，棄置中途，今所傳宋拓本，皆屬之定武，然其價已不貲。頃乙酉丙戌間，北雍治地掘得一石，其行款肥瘦與定武略同，說者遂以為真廣連時所棄，即未必然，固亦佳刻。是時吳中韓敬堂宗伯為祭酒，拓得數百本以貽朋友，今石以敲擊年久，漸就剝蝕，並韓初帖已不可得矣。今日褚摹曰玉枕、曰寶晉齋、曰神龍臨本，紛紛翻刻，幾數十種，又出桑世昌《蘭亭考》之外，不可勝紀，然質之定武則遠矣。

【淳化閣帖】宋世御府刻帖，以淳化閣為祖，而以大觀之太清樓、南宋之淳熙秘閣次之。太清樓在當時已毀，最為艱得，惟淳化所傳最廣，曰汝、曰絳、曰潭、曰舊泉州、曰上下賀莊，皆其苗裔，雖曰高帝子孫，不過略存隆准已耳。淳化宋拓近世推吾邑項氏所藏為當時初本，其價至千金，予曾寓目，即未必宋初，要在汝、絳以上。今上初年，弇州伯仲方購宋拓不惜重價，有吳人盧姓者，取泉州之最佳本重刻之，而稍更其波畫，用極薄舊紙蟬翼拓之，裝以法錦，偽印朱忠信家收藏印，以啖次公敬美。初閱之喜甚，不能決，質之周公瑕，擊節贊歎，以為有目所僅見，周故忠信家客，竟不能辨其贗也。次公以三百金得之，其後盧生與同事者爭阿堵，事始露，次公與公瑕俱赧甚，不復出以示人，然盧初費亦將百金。淳熙秘閣及續帖，近亦翻刻。

【晉唐小楷真跡】晉唐墨跡近世已不多見，至於小楷尤為寥寥。予幸生江南，幼時即從好事大家遍觀古蹟，如嘉興項氏所收最夥，而摹本居其大半。今項太學希憲家柳公權《度人經》，極真極佳，在小楷中可當壓卷。往年曾為先太史購得，其值尚廉，今輒轉數姓，所酬已數十倍矣。新安汪太學宗濬家褚登善《西昇經》，可與《度人經》伯仲。杭州高瑞南家有鍾紹京《靈飛六甲經》，亦奇，後歸徐司理茂吳，近聞為徽人厚募去，直是許高陽女賣嫁蠻酋，不止昭君和戎已也。若晉人書，尤為希世之寶，韓宗伯敬堂所藏《曹娥碑》為右軍真跡，絹素稍黯，字亦慘淡，細視良久，則筆意透出絹外，神采奕然，乃知古云入木三分，不虛也，今人妻江王文肅家矣。又《黃庭內景》亦韓物，長君寶護不輕示人，其絹如新脫機，其筆如新瀆瀆，而軒翥飛舞，非復食煙火人所辨，趙子昂斷以為楊許之筆，並非右軍換鵝書可及，此言可稱賞音。以上皆晉賢小楷真跡，古所稱墨王墨寶，此乃足當之。其他稱元常、稱逸少子敬者，今新安大估多有之，不足供噴飯也。

《內景經》題署有宋徽宗手書「晉王羲之黃庭經」七字，而無二蔡諸人跋語。予意或是金章宗題筆，章宗酷嗜徽宗瘦金體，臨摹逼肖，其鑒賞亦有出藍之譽，今人但知有宣和御筆耳。

【小楷墨刻】墨刻自閣帖後轉盛，至本朝則種類愈繁，幾不勝收，如文氏停雲館最著，說者終謂俱出待詔父子伎倆，不甚逼真，而小楷為尤甚，是亦有說。唐刻推李北海，然皆自寫自刻，所稱工人伏靈芝、黃仙鶴、蘇長生，俱詭名也；又俱一二寸大字，無一小楷，故無不如意。若顏之《麻姑壇》、右軍之《曹娥碑》，即真宋刻，而神采皆索然。今小楷之佳，無如《黃庭經》，然開軟熟宗門，斷非換鵝古蹟，亦斷非南唐昇元舊本也。近日新安大估吳江村名廷者，刻餘清堂帖，人極稱之，乃其友楊不器手筆，稍得古人遺意。然小楷亦絕少。董玄宰刻戲鴻堂帖，今日盛行，但急於告成，不甚精工，若以真跡對校，不啻河漢。其中小楷，有韓宗伯家《黃庭內景》數行，近來宇內法書當推此為第一，而戲鴻所刻，幾並形似失之。予後晤韓胄君詰其故，韓曰：「董來借摹，予懼其不歸也，信手對臨百餘字以應之，並未嘗雙鉤及過朱，不意其遽入石也。」因相與撫掌不已。此外刻帖紛紛，俱不足置齒頰

矣。

【舊畫款識】古名畫不重款識，然今人耳食者多，未免以無款貶價。予頃在京貫城市中，同老古董徐季恒步閱，見一破碎手卷，紙質堅瑩，似高麗舊畫，純畫人物，長幾及尺，女郎十餘皆倚酣偃仰，老嫗旁掖之，或背負以趨。予急買得歸寓。徐怪語所以，予曰：「昔閻立本作醉僧圖，後因有醉道士、醉學究圖，此必醉仕女也，衣摺簡逸，筆法生動，有吳帶當風遺意，是馬和之筆無疑。」徐大喜，正窘迫，從予哀乞，因為貽之。售於朱戶部朱陵，得重價。又一友世裔而為古董大估，一日攜一大掛幅來，重樓復殿，岩泉映帶，中有美嬪袒露半身，而群女擁持之，苦無題識，問予當作何名。予曰：「此楊妃華清賜浴圖，可竟署李思訓。」此友亦喜甚，聊城朱蓼水太史一見歎賞，以百金買去，其元值一金耳。

金陵胡秋宇太史家舊藏江乾雪意卷，雖無款識，然非宋畫苑及南渡李、劉、馬、夏輩所辦也。馮開之為祭酒，以賤值得之，董玄宰太史一見驚歎，定以為王右丞得意筆，謂必非五代人所辦，李營丘以下所不論也。作跋幾千言，贊譽不容口，以此著名東南。祭酒身後，其長子以售徽州富人吳心宇，評價八百金，吳喜慰過望，置酒高會者匝月。今真跡仍在馮長君。蓋初鬻時，覓得舊絹，倩嘉禾朱生號尚海者，臨摹逼肖，又割董跋裝裱於後以欺之耳。今之賞鑒與收藏兩家大抵如此。

【春畫】春畫之起，當始於漢廣川王畫男女交接狀於屋，召諸父姊妹飲，令仰視畫；及齊後廢帝，於潘妃諸閣壁圖男女私褻之狀；至隋煬帝烏銅屏，白畫與宮人戲影俱入其中。唐高宗鏡殿成，劉仁軌驚下殿，謂一時乃有數天子，至武后時則用以宣淫。楊鐵崖詩云：「鏡殿青春秘戲多，玉肌相照影相摹。六郎酣戰明空笑，隊隊鴛鴦浴錦波。」而秘戲之能事畢矣。後之畫者，大抵不出漢廣川、齊東昏之模範，惟古墓磚石畫此等狀，間有及男色者，差可異耳。予見內庭有歡喜佛，云自外國進者，又有云故元所遺者。兩佛各瓔珞嚴妝，互相抱持，兩根湊合，有機可勸，凡見數處。大璫云：「每帝王大婚時，必先導入此殿，禮拜畢，令撫揣隱處，默會交接之法，然後行合卺，蓋慮春稟之純樸也。今外間市骨董人，亦間有之，製作精巧，非中土所辦，價亦不賈，但比內廷殊小耳。京師敕建諸寺，亦有自內賜出此佛者，僧多不肯輕示人。此外有琢玉者多舊制，有繡織者新舊俱有之，閩人以象牙雕成，紅潤如生，幾遍天下，總不如畫之奇淫變幻也。工此技者，前有唐伯虎，後有仇實甫，今偽作紛紛，然雅俗甚易辨。倭畫更精，又與唐、仇不同，畫扇尤佳。余曾得一簞，面上寫兩人野合，有奮白刃馳往，又一挽臂阻之者，情狀如生，旋失去矣。

【漢玉印】自顧氏《印藪》出，而漢印哀聚無遺，後學始盡識古人手腕之奇妙，然而文壽承博士以此技冠本朝，固在《印藪》前數十年也。近日則何雪漁所刻，聲價幾與文等，似得《印藪》力居多，然實不逮文，正如蘇長公諺章子厚曰：「臨《蘭亭》乃從門人者耳。《印藪》中所列及顧氏續收玉章，多至八百方，大半皆出兩漢後，為吾里項墨林所得，余皆得寓目，苔華琬琰不足比擬，至今思之，夢寐中猶為色飛。」聞今亦漸散佚，蓋漸為徽州富人以高價購去。客云：「此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也。」然廝養自是奇男子，昔許允拜鎮北將軍，而印墮廁中，印之榮辱，亦何常哉！

【高麗貢紙】今中外所用紙，推高麗貢箋第一，厚逾五銖錢，白如截肪切玉，每番揭之為兩，俱可供用，以此又名鏡面箋，毫穎所至，鋒不留行，真可貴尚。獨稍不宜於畫，而董玄宰酷愛之，蓋用黃子久潑墨居多，不甚渲染故也。其表文、咨文俱鹵悍之甚，不足供墨池下陳矣。宣德紙近年始從內府溢出，亦非書畫所需，正如宣和龍箋、金粟藏經紙，俱可飾裝褉耳。此外則涇縣紙，黏之齋壁，閱歲亦堪入用，以灰氣盡，不復沁墨。往時吳中文、沈諸公又喜用裱褙家復褙故紙作畫，亦以灰盡發墨，而不顧紙理之粗，終非垂世物也。因思南唐一隅，尚能作澄心堂紙，妙冠古今，乃全盛聖朝，不遑與側釐結一勝緣耶？近日利西泰攜其國書籍來，質理堅瑩，云是敝布所作，亦奇。

【新安制墨】宋徽宗以蘇合油搜煙為墨，後金章宗購之，黃金一斤才得一兩，可謂好事極矣。近代惟新安羅龍文所作，價逾拱壁，即一兩博馬蹄一斤，亦未必得真者，蓋墨之能事畢矣。新安人例工制墨，方於魯名最著，汪太函司馬與之連姻，獎飾稍過，名振宇內，所刻《墨譜》，窮極工巧。而同里程君房幾超而上之，兩人賢首深仇，程墨曾介內臣進之今上，方愈妒恨，程以不良死，則方力也。程亦刻《墨苑》，門奇角異，似又勝方，真墨妖亦墨兵矣。孫司禮隆在江南所造清謹堂，頗精，以出內臣手，不為姚泓所貴，然入用自佳。今徽人家傳戶習，凡程鄭素封，競造墨饋遺，為朱提紫磨伴侶，諸貴人輕之，滕置高閣，間以給佐掾輿臺急需，文房雅道，掃地盡矣。

【端州硯材】端州為今肇慶府，古硯材所出，然惟下岩子石為第一品，自徽宗窮全盛物力，采貢以進，除內府所藏，自親王大璫及兩府侍從以下，俱得沾賜。嗣後沙壘水深，不復可施工，此硯遂為絕世奇寶。靖康南渡，士大夫各攜以過江，及德祐隨駕，又攜至閩中，至莆田舟覆，人研俱沒，盡為彼中土人所得。正、嘉中，士紳始知貴重，流入吳中爭購之，閩人因偽造以欺肉眼，今宋端硯滿天下，皆莆中贗物也。真下岩既不可得，乃及中岩，今中岩亦盡，而上岩之新坑始以充四方所需，刃滑拒墨，幾同頑石，耳食者所積藏，無一堪用。頃已亥歲，粵東珠池內臣李鳳始命蛋人以餘技試之下岩，皮囊絞水窮日夜，久之始見，則皆如玉璞，臍裹絡包，中含奇質，斫之才得硯材，豐膩細潤，有目所未睹。始知古所稱子石，非紫石也。所得凡百枚，水復大至，蛋人幾溺，旋泅以出，而下岩復閉矣。憨師分得數十隻歸，以餉所厚宰官，今東南復見下岩，如還宣和舊觀，皆憨師力也。

【雲南雕漆】今雕漆什物，最重宋別，其次則本朝永樂、宣德間所謂果園廠者，其價幾與宋埒，間有漆光暗而刻文拙者，眾口賤之，謂為舊雲南，其值不過十之一二耳。一日，偶與諸骨董家談及剔紅香盒，俱津津執是說，辨難讜起。予曰：「總之皆雲南也，唐之中世，大理國破成都，盡擄百工以去，由是雲南漆織諸技，甲於天下。唐末復通中國，至南漢劉氏與通婚姻，始漸得真物。元時下大理，選其工匠最高者入禁中；至我國初收為郡縣，滇工佈滿內府，今御用監、供用庫諸役皆其子孫也。其後漸以消滅，嘉靖間又敕雲南揀選送京應用，若得舊雲南，又加果園廠數倍矣。」諸古董默不能對。

近又珍玉帽頂，其大有至三寸、高有至四寸者，價比三十年前加十倍，以其可作鼎彝蓋上嵌飾也。問之皆曰此宋制，又有云宋人尚未辦此，必唐物也，竟不曉此乃故元時物。元時除朝會後，王公貴人俱戴大帽，視其頂之花樣為等威，嘗見有九龍而一龍正面者，則元主所自御也。當時俱西域國手所作，至貴者值數千金。本朝選我華裝，此物斥不用，無奈為估客所昂，一時競珍之，且不知典故，動云宋物，其耳食者從而和之，亦可哂矣。又近日一友，亦名家子，為古董巨擘，曾蓄一宋刻《新唐書》索價甚高，云此真宋初刻板也，坐客皆諛之以為然。予適同集，翻一紙視之，偶見誠字缺一筆，予曰：「此南宋將亡時板也。」此友起而辨之，予曰：「誠字為理宗舊名，若此史刻於初成時，何以預知二百年後御名而減筆諱之也？」雖無以應予，而意色甚惡，今之鬻古者，大抵然矣。

【四川貢扇】聚骨扇自吳製之外，惟川扇稱佳，其精雅則宜士人，其華燦則宜豔女，至於正龍、側龍、百龍、百扇、百鳥之屬尤宮掖所尚，溢出人間，尤貴重可寶。今四川布政司所貢，初額一萬一千五百四十柄，至嘉靖三十年加造備用二千一百，蓋賞賜所需。四十三年又加造小式細巧八百，則以供新幸諸貴嬪用者，至今循以為例。按，蜀貢初無扇柄，先朝有鎮守內臣偶一進獻，遂設為定額，責之藩司，亦猶蔡端明之小龍團，為宋厲階，況此舉出寺人輩，無足怪者。又蜀王所貢，聞又精工，其數亦以千計，上優詔答賜銀三百兩，大紅彩衣三襲，歲以為常。凡午節例賜臣下扇，各部大臣及講筵詞臣例拜蜀扇，若他官所得，僅竹扇之下者耳。

【摺扇】今聚骨扇一名折疊扇，一名聚頭扇，京師人謂之撒扇，聞自永樂間，外國人貢始有之。今日本國所用烏木柄泥金面者，頗精麗，亦本朝始通中華，此其貢物中之一也。然東坡又云：「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，合之止兩指許，即今朝鮮所貢，不及日本遠甚，且價較倭扇亦十之一，蓋自宋已入中國。然宋人畫士女，止有團扇而無摺扇，團扇製極雅，宜閨閣用之。予少時見金陵曲中諸妓，每出尚以二團扇令侍兒擁於前，今不復有矣。宮中所用，又有以紙絹疊成摺扇，張之如滿月，下有短柄，居扇之半，有機斂之，用牡筍管定，闊僅寸許，長尺餘，宮娃及內臣以囊盛而佩之，意東坡所見者此耳。今吳中摺扇，凡紫檀、象牙、烏木者，俱目為俗製，惟以棕竹、毛竹為之者稱懷袖雅物，其面重金亦不足貴，惟骨為時所尚。往時名手有馬助、馬福、劉永暉之屬，其值數銖。近年則有沈少樓、柳玉臺，價遂至一金，而蔣蘇臺同時尤稱絕技，一柄至直三四金，冶兒爭購，如大骨董，然亦屬妖

也。

【物帶人號】古來用物，至今猶系其人者，如韓熙載作輕紗帽，號韓君輕格，羅隱減樣方平帽，今皆不傳。其流傳後世者，無如蘇子瞻、秦會之二人為著，如胡床之有靠背者，名東坡椅；肉之大截不割者，名東坡肉；幘之四面墊角者，名東坡巾；椅之柘椽聯前者，名太師椅；窗之中密而上下疏者，名太師榻，皆至今用之稱之。近日友人陳眉公作花布、花纈、綾被及餅餌、胡床、溲器等物，亦以其字冠之，蓋亦時尚使然。若唐天復間之軍容顯，南唐之天水碧，宋崇寧之蔡家敕，則近於妖讖矣。又有直呼其人以當物者，如古醋浸曹公、湯燻右軍之類甚多，正可供捧腹耳。

今通用者又有陳子衣、陽明巾，此固名儒法服，無論矣。若細縫褲褶，自是虜人上馬之衣，何故士紳用之以為莊服也？

○諧謔

【借蟹譏權貴】宋朱勳橫於吳中，時有士人詠蟹譏之，中聯云：「水清詎免雙螯黑，湯老難逃一背紅。」蓋勳少曾犯法鞭背黥面，故以此嘲。至嘉靖朝張、桂用事恣肆，有人於御前放郭索橫行，背有朱字，世宗取閱，乃漆書璽、尊姓名，此大璫輩所為也。其後分宜擅權，枉殺貴溪，京師人惡之，為語曰：「可恨嚴介溪，作事忒心欺，常將冷眼觀螃蟹，看你橫行得幾時。」一蟹之微，古今皆借以喻權貴，然亦一解不如一解矣。

詠嚴後二句或又云：「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」語亦確。

【優人諷時事】嘉靖初年，議大禮、議孔廟、議分郊，製作紛紛，時郭武定家優人於一貴戚家打院本，作一青衫告飢於闕里，宣尼拒之曰：「近日我所享籩豆尚被減削，何暇為汝口食謀？汝須訂之本朝祖宗。」乃入太廟，先謁。敬皇帝，曰：「朕已改考為伯，烝嘗失所，況汝窮措大，受餒固其宜也，盍控之上蒼？庶有感格。」儒生又叩通明殿而陳詞，天帝曰：「我老夫婦二人，尚遭仇離，饗殮先後，不獲共歡，下方寒峻，且休矣。」蓋皆舉時事嘲弄也，一座皆驚散。武定故助議禮者，聞之大怒，且懼召禍，痛治其優，有死者。

【謔語】武儒衡譏元微之入省，至因食瓜指青蠅曰：「適從何來？遽集於此。」此等謔語，足成傷心之怨。又如寇平仲之笑丁謂云：「參政亦為長官拂鬚。」亦成隙相擠。口語之仇，垂戒萬世。而我朝館閣諸公，卻有俊語，如長沙李文正「庭前花早發，閣下李先生」之對，及出題「東面而征西夷怨」，又如詞林九年策問，足稱雅謔。至嘉靖間，分宜當國，而高新鄭為史官，候於私宅，時江西鄉衮求謁者旅集，及分宜延客人，皆鞠躬屏氣，高因大笑。分宜問故，高對云：「適見君出，而諸君肅謁，憶得韓昌黎《門難行》二句云：『大雞昂然來，小雞悚而待。』」嚴聞之亦為破顏。蓋俗號江右人為臘雞頭也。又新鄭與江陵初年，相契如兄弟，偶聯鑣出朝，而朝墩初上，高戲出一僂語云：「曉日斜熏學士頭」，張應聲曰：「秋風正貫先生耳。」兩人拊掌幾墜馬。蓋楚人例稱乾魚頭，中州人例稱偷驢賊，又俗語有西風貫驢耳也。而說者又云是傅瀚、焦芳相謔舊語，豈張、高又祖之耶？此三公者皆非經常宰相，而當時矢口相謔，不以為忤，且科第相去甚懸，在今日則前後輩迥分，詞林後輩屏氣磬折，不敢出一語，而胸中所懷各以刀鋌相向，安得復見此風哉。

此外更有惡謔，如予所聞，嘉靖甲寅、乙卯間，胡少保宗憲以江南制府禦倭，值浙直巡鹽御史周如斗行部，與宴於舟中。二人素相狎，適侍者誤傾酒壺，周謔云：「瓶倒壺撒尿。」而篙工偶佞掩，胡應聲曰：「拖響舟放屁。」各以姓相嘲，然而俚矣。又同時一內璫銜命入浙，與司北關南戶曹、司南關北工曹二郎吏會飲，璫有意侮縉紳，乘酒酣出對云：「南管北關，北管南關，一過手再過手，受盡四方八面商賈賈，辛苦東西。」此璫故卑微，曾司內閣，工部君相識者，即云：「子謔我兩人，我當奉報，然勿嗔乃可。」璫應曰：「前掌後門，後掌前門，千磕頭萬磕頭，叫了幾聲萬歲爺爺娘娘，站立左右。」璫怒憤攘臂，至於慟哭欲自裁，賴二司力勸而止。此等酬對，甚於罵詈，言之徒嘔噁耳。

【賈實齋憲使】邑中先輩賈憲使實齋，名儒里居，與趙甬江文華少保前後門相通。一日過趙，時正以督師徵餉墾至，其鑿皆銅束桶中，羅列庭下，未及屏藏。賈偽不知，問：「此中何物」，曰：「各處解到火藥也。」賈曰：「逼歲欲造火樹，正需此，願轉乞少許。」遂攜二桶歸。趙不能爭，乾笑而已。其生平權譎多類此。一日雪後寒甚，披貂裘立門前，有一鄰舍少年號倪麻子者，頗少慧，好侮人，賈見其著屐，呼前曰：「我有一對，汝能屬句否？」因出曰：「釘靴踏地泥麻子。」倪曰：「對則能之，但不敢耳。」賈云：「吾不罪汝。」即對曰：「衣襖披身假畜生。」賈面發赤，咄嗟詬詈而入，市人皆大笑。

【康吳二尚書】邑中吳默泉鵬太宰罷歸，值甲子歲，倭破閩之興化府，其鄉紳康礪峰太和大司空避地來吾鄉，故與吳厚，因借其別宅以居。寓公已數年，偶值度歲迎春，兩公垂箔同觀。故事，大家例邀春住，命優侑酒，優人為僂語云：「吳爺擎天碧玉柱，康爺架海紫金梁。」語未畢，一青衫從旁云：「柱耶梁耶？斫材時須防截去梁柱頭。」二公大不懌，罷酒而入。是年，康以讖惡歸里，未幾二以俱不起。

【術藝】嘉靖季年，政以賂成，人貲嚴氏者即擢美官，人告訐則賞，異端封拜，而大臣幸進峻加者，一失上意，立見誅滅。時人嘲之云：「近日星士出京，逢舊知，問以何故南歸，云吾術不驗，無計覓食耳。向日官印相生者方貴，今則財旺生官矣；向日正官正印方貴，今則偏官偏印俱處要地矣；向日身居祿命者方貴，今則煞重身輕，得為大官，即死不顧矣，以此棄其業。」雖寓言，亦善謔。近年科道寥寥數人，各為上騰計，建白殊少，又有作裁縫問答者，一言官遣人呼製袍服，反詢之云：「汝主為新進衙耶？抑居位有年耶？或將滿九年候升者耶？」呼者駭曰：「汝但往役，何用如許絮聒？」裁縫曰：「不然，若初進者足高氣揚，凌轢前輩，其胸必挺而高，製袍須前長後短；既據要途已久，熟諳世故，驕氣漸平，將返故吾，則前後如恒式；倘及三考，則京堂在望，惟恐後生揆揆疵穢，遏其大用，日惟俯首鞠躬，連揖深拱，又當前短後長，方得稱體。」此等語太縻刻，然於世情則酷肖矣。又往時京師有諺云：「患奇疾者百藥不效，最後遇一名醫云，須得五更不語唾塗之。乃問何處可得，醫云：『但遇早朝，於掖門候科道官入朝，拜求可也。』」亦此意。

【松江謔語】嘉靖末，楚中耿天臺定向，為南直提學御史，初蒞任未臨事，即遣牌往松江云欲觀海，時徐文貞為首相，耿其講學至交，實借此往拜其先祠也。雲間士子為之語曰：「名雖觀海，實則望湖，耿學使初無定向。」以文貞舊號少湖也。久而未有對，適河南劉自強為應天尹，以六曹隸不遜，奮拳毆之，劉多力，至折隸齒幾死，乃對曰：「京卿攘臂，衙役落牙，劉府主果能自強。」同時松江有郡丞潘大泉名仲驂，以高才從翰林謫外，傲睨侮人，華亭尹倪光薦者，謙和下士，松江士人又為之對曰：「松江同知恣肆，拚得重參；華亭知縣清廉，允宜光薦。」各取姓名同音也，其巧如此。此二事俱在雲間，當時以為浮薄。至近日吳越間，地方長吏稍不如意，輒以惡語謔之，不可勝紀矣。

嘉靖間有御史巡松江，郡守故人留之飲，案有鱸魚，因戲出對曰：「鱸魚四腮一尾，獨佔松江。」守云：「螃蟹八足二螯，橫行天下。」御史知其諷己，亦為一噱，豈入其地即染其風耶。

【蘇州謔語】吳郡人口吻尤僂薄，歌謔對偶，不絕於時。如丙戌年，劉中允城卒於京，劉居鄉無修潔名，乃子號花面者，尤橫恣，值其家延僧誦經，先有夜黏對於門云：「陰府中羅剎夜叉，個個都愁凶鬼到；陽臺上善男信女，人人盡賀惡人亡。」比日高，過者大笑，始抹去。此類甚多。二十年來，又工為四書集句作時文，以譏官長。如丁酉年長洲令江盈科以徵糧誤擄一廩生馮姓者，其文承題云：「夫士也，君子人也，左右手齊之以刑，烏在其為民父母也？」又辛丑年蘇守周一梧，別號懷白，居官有議其守者，又剛峻待青衿不加禮，其文承題云：「蓋白之於白也，不為不多矣，懷其實而迷其邦，先生之號則不可。」又今長洲令關善政初至，即有一破云：「善政得民財，今之為關也。」俱奇巧令人絕倒。大抵嘲守令居多，而間及卿士大夫云。

【嘉興謔語】嘉靖間，吾都城縉紳有遭大禍及窮窘挫辱者，里中士人為口號謔之，反古語以示意曰：「書中自有千鍾粟，湯通判家中啜薄粥。」湯以明經罷官，歸而酷貧也。「書中自有黃金屋，趙主事被和尚打得哭。」趙甬江少保時尚為郎，以占寺基，為髡髮所毆也。「書中有女顏如玉，陳進士被徐秀別了足。」陳第後請假歸，淫於徐婦，潛與謀殺其夫，為所覺見戕，其時先斷一脛

也。「書中車馬多如簇，錢舉人獨身走躑躅。」錢居貧不克具輿馬，又蹇步不良於行也。此先大父為予言，其名則不盡紀矣。

【吳江謔語】己丑歲六月，三吳大旱，吳江令趙瑞明名夢麟者，命主簿入鄉勸荒，簿至村落，投宿於車溪寺中。寺久名饒裕，因主之。僧中一少年號傳衣者，見門役而悅，誘與為歡，約以丙夜。門役憎其空手來，故給曰：「我榻設在房之南牖，汝漏下見就可也。」不知此役已先說簿：「後窗雖邃而濕，我當移彼中，公老人，可臥南牖以納涼爽。」簿喜從之。比夜飲潦倒就枕，更深後傳衣者洪醉入室，迫床撫尻，乘銳深搗，簿素人，老歲薦也，夢中受創，疾呼，其聲四徹，此僧狂走去。諸闈黎皆驚起，簿大怒，謂何物鐵錘割我腸。執系群髡，將訴之令公，毀寺治罪。髡震懼乞哀，盡出所蓄，不滿數，則以粟足之。簿滿載歸縣，則趙令已先知，迎笑曰：「三長官暮年能以後庭博多金，可賀也。」簿不禁羞惡，叩首而已。吳江人作對曰：「老主簿巧獻屯田，荒歲貢糧加倍人；癡和尚誤鑽庫穴，祖傳衣鉢盡情拋。」蓋以屯為臀，以庫為褲也。繼趙令者為祝鄰初名似華，初到以風力自命。時南潯董氏有田數萬在吳江，祝立意苦之，未幾，以暮夜得解。又為一詩曰：「吳江勁挺一莖竹，才逢春雨便葉綠。青枝一夜透千梢，登時改節彎彎曲。」竹謂祝姓，董禮部號青芝，用事沈醫生號春宇，葉六則心腹書辦也，又吳俗呼現錢為梢，故謔語云然。此辛卯年事，皆其邑中遊冶來述之。

【無錫謔語】今上乙酉科，錫山周蓮峰以尚書領解南畿，比抵家，偶衷朱衣拜客，其邑中下第少年浮薄者，惡語誚之曰：「周繼昌，汝何故穿紅衣裳？要學華鴻山，無他的門牆，要學尤回溪，無他的後場，要學吳震華，無他的賞囊，要學顧滄陽，無他的文章，汝何故穿紅衣裳？」一時傳誦之。以上諸公皆無錫發解前輩，華學士名察，世登甲榜；尤吏部名瑛，策論表成帙，為時所式；吳給事名汝倫，富冠一邑；顧吏部名憲成，以時藝噪海內，又皆起家壁經，故同里合舉以誚之。

【認族謔語】吳中有吳姓，為讓王之裔，然貧落不能支，又一吳，其起家甚微，而其姊歸申相公，因得官鴻臚，驟為富人，浮慕讓王，與通譜牒，舊吳反事之為尊行，過從甚昵。時相公婿李為溪鴻者，作詩嘲之云：「太伯之吳非此吳，聖賢不認認庸奴。只因太伯年深遠，要認當朝申姊夫。」李之配，即吳夫人所出也，詩語雖尖，似近於薄。李登鄉榜，曾為高儀部論覆試，登乙未進士，為令，與稅忤，廢於家。

【四喜詩】向來有四喜詩曰：「久旱逢甘雨，他鄉遇故知，洞房花燭夜，金榜掛名時。」成、弘間人曾以宋公序子京兄弟事實之，演為傳奇。後因戊辰科有廣文登第者，山陰王對南相國，每一句上加二字，曰十年、曰萬里、曰和尚、曰教官以謔之，已堪捧腹。至今上壬辰科，翁青陽太史以漸中教職論大魁，館中又於七字之下增曰：「甘雨又帶珠、故知為所歡、和尚乃選駙馬、教官乃得狀元」，一時傳笑以為無加矣。近復有覆試被斥者，改四喜為四悲，曰：「雨中冰雹損稼，故知是索債人，花燭娶得石女，金榜以覆試除名」，蓋俱重在末句，而他則借以翻案，聞者亦為之捧腹。

【詠頤二謔詩】頃丙午順天鄉試第四名鄭汝礦者，浙江之紹興人也，與同里人順天書辦俞姓者作奸，割人佳卷，以致高擢，事發同俞姓枷示禮部前三月。其里中善謔者作詩詠之云：「科場今歲巧多般，頭向松皮木裡鑽。畫渡那愁江沒底，夜行何怕井無關。靠微細雨衣難濕，料峭輕風頸不寒。只怕蟄蟲咸俯日，出頭容易縮頭難。」一時傳頌，固已解頤。近偶舉以示範學使長白，渠云：「正有一詩，堪以作對。吾乙未同年中有失貂皮暖耳者，時嚴冬忍凍寒甚，同榜一友改崔顥《黃鶴樓》詩嘲之云：「賊人已偷帽套去，此地空餘帽套頭。帽套一去不復返，此頭千載光油油。寒眸歷歷悲燕市，短鬢淒淒類楚囚。九十春光何日至，腦包權戴使人愁。」真與前詩並堪噴飯。

【王弱生續句】大瑞孫隆在江南織造時，修葺西諸諸古蹟，一時誦其功，有人題句於湖心亭壁云：「東瀛（孫別號）本是古東坡，興復吾杭勝事多。」止二句耳。崑山王弱生比部志堅時尚諸生，過見續寫其後曰：「何來詔子盡情呵，其奈東瀛沒奈何。」未數日已有墜墜之矣。

【司馬溫公】余兒時在京師，與同儕嬉游北中，小兒每見出塾緩步詳視者，必嘩指曰：「可來看假司馬溫公！」予壯而再至，則此語漸稀，今已絕不聞此，蓋日久而言湮耳。因思宋人誚人儂狡者，必曰：「好個司馬家」，而徽宗與王黼為微行逾牆出，令黼以肩承其足，訶之曰：「聳上來司馬光！」黼應曰：「伸下來神宗皇帝。」可見道君是非本明，其紹述亦為時勢所劫耳。至若京師所云假司馬者，蓋自金元以來相傳如此，又不止遼人中國相司馬之語矣。

【太函雲杜二謔詩】汪伯玉司馬鄉人方於魯，故以造墨知名，亦頗學詩。一日禦新緞袍謁司馬，時已及暮春，方矜莊就坐，汪口占謔之云：「愛著蘭州跣達絨，便教星夜趕裁縫。寒回死守桃花雪，暖至生憎柳絮風。盡日矜矜擗細甲，有時抖擻挺高胸。尋常一樣方於魯，才著毛衫便不同。」方面赤急遁。又李本寧右丞流寓南都，曲水中妓朱福有時名，而齒已長，至新安訪舊，托云禮白岳，為所歡之婦率群婢痛毆逃歸，李亦立成謔之云：「獨步平康數十春，徽州何必強尋人。多應白岳尊神獸，惹得黃山老嫗嗔。背上揮來拳似鐵，鬢邊搗去髮如銀。出門好汕連連叫，羞殺當年馬守真。」（馬四娘所改名。）秦淮盡傳為笑端。前詩則乃弟仲嘉所述，後詩則予在南中目睹者。朱福亦蘊藉不俗，與友人鍾伯敬最厚，因得熟識之。汪、李二公雄文擅一世，其七言律詩均以嚴整為宗，獨二什流麗可喜。

○嗤鄙

【鬻婿】榜下鬻婿，古已有之，至元時，貴戚家遂以成俗，故有《琵琶記》牛丞相招婿事，亦譏當時風尚也。至國朝則少見，如程篁墩學士之婿於李文達，則未第時事，而識者猶議之。嘉靖中，翰林編修趙祖鵬者號太沖，浙之東陽人，居京師，有女嫁紳師陸武惠炳為繼室，倚陸聲勢張甚，富貴擅一時，然為士林所不齒。趙幼女甫笄，才而黠，值己未春榜後，狀元丁文恪士美喪偶，趙欲以女字之，丁堅拒不從。趙大不堪，適會元蔡茂春室人亦亡，慕趙光燄，托媒為道地，趙喜甚，蔡遂委禽為贅婿，一時清議沸然，咸重丁而薄蔡。未幾，陸武惠歿，趙以大計外遷，尋被訐下獄論死，赦出，家頓落，蔡亦從郎署外謫，屢躋宦途，僅得至歸德知府，又中計典，罷歸不振而死，蓋始終坐贅趙一事也。趙氏以盛年廢居，貧悴困苦，聞今尚存，予入都時過其門，見有一貞婦扁在委巷中，諦視之，則趙氏居也。

【衍聖公】衍聖公例朝闕下，然來必有期，事畢即行，今公不知何故久居賜第，數年不歸，或云父子不咸，恐有分羹之禍，以此避地，未知信否。但其舉動乖錯，似得心疾，有持物欲售者，過其門必強納之，索價，即痛毆，人皆迂道以行，尚可托云其輿臺生事也；乃至出票拘集教坊妓女侍觴，則全是助戚舉動，又非禮虐之，其持票者至曲中，必云聖人孔爺叫唱，諸妓迸匿，或重賂之得免。夫聖人可施之叫唱耶？嗣公本文官，正二品，而輿前二棍乃用武職棕竹細長者為前驅，時貴溪張真人名國群，亦入覲，其導輿者反用文大臣藤棍，真可謂冠履倒置。

故事，聖公每歲聖誕，必入賀，且隨班常朝。今上七年，上以張真人常朝為非，命此後不必再入，並云孔聖公以賓禮相待，亦止其隨班。至九年八月，上又命衍聖公每三年觀期始入賀，繼又下旨聖公孔尚忠凡大禮奏樂及有事廟，俱於廟戶內撥用，其女樂二十六戶通行裁革，蓋以凌虐庶母為其所訐，故上稍抑之，今久居京師者即其人。

予過兗州路，遇復聖世官五經博士者，旗幟前導有斧戟之屬，繼以令旗二面，轎後家丁十數人，腰弓跨馬以從，見之令人駭恨欲泣，不止可笑而已。

【私印嗤鄙】英宗朝，錦衣帥門達之塾師名桂廷珪者，刻一牙印曰「錦衣西席」，又洗馬江朝宗之婿曰甘崇者，刻印曰「翰林東床」，當時以為笑柄。近日松江徐文貞孫元春為太常卿，署印章曰「京朝三世肩輿」，已堪齒冷；又吳江給事李龍門名周策者，其長君私刻記曰「禮科都諫長公子印」；又吾鄉一庠士，其祖曾守郡，亦刻一印曰「二千石孫」，一太學生曰「天子門生」，此皆俚下廝品，徒堪嘔噦。又見吳中一少年私記曰「江南第一風流才子」，蓋襲唐伯虎舊印，殊不自揆。秦淮一妓女曰「同平章風月事」，見之扇牘。此煙粉何足責，若高明巨公如夏桂州贈王履約中丞，手書詩用上柱國章，考其歲月，正削秩里居，尚未復職，何以侈及前衛乃爾，宜為分宜所讒，人臣無上，以致奇禍也。近年汪南溟作文，其印則「袞繡行邊」，汪曾以少司馬閱視薊遼，然

往事何足道，時正家食，圖起家，竟終林下。彼其不朽皆有在，而以腐鼠置口吻，不足滿有道一笑。惟楊文襄邃庵臨歿，以閒住歸，竟不署故官只字，但書「耆德忠正楊公之柩」於銘旌，蓋世宗初賜銀記乃此四字，其家用楊治命也。此最為得之，人之識見相遠如此。

【顏面】往年在西湖，適曹遵生以南大理請假游武林，偶談及抗疏諸公，曹云：「我生平最憎徽人黃黃石，每見便作忠臣面孔相向。」予不以為然。一日相遇於李本寧憲長衙齋，予素不識其人，一見即思曹語，不覺掩口匿笑。又在邸中，黃貞甫攜盒相訪，鄧遠游同在坐，方飲次，袁小修來，談甫洽，而袁托故亟去。予送之門，謂之曰：「貞甫為兄故人，何以匆匆乃爾？」袁曰：「我非不欲留，但我怕鄧公其滿臉皆詞賦也。」余亦撫掌無以應。

【名刺自稱之異】兗州《觚不觚錄》載名刺有「未面門生」等項，謂堪嘔噁。因憶嘉靖末年有一御史徐如圭，外謫入都，投西臺舊僚，稱道末生，人共嗤之，已去多班，安得尚云末？因改為道棄生。又一禮部郎白若圭，媚翊國公郭勛，其刺稱渺渺小學生，京師為之語曰：「道末道棄，渺渺小學，一樣兩圭，徐如白若。」

【竊舊句】河分岡勢，山人燒痕，雖剽舊句，不害其佳。向見兗州城樓榜云「平野入青」，以為此是何語，既而思之，乃用子美《東郡趨庭》詩第四句而去一徐字也，為之胡盧不已。又一山人家拈杜詩作對聯，上句「縱飲久拚人共棄」，而改下句懶朝為懶游亦堪噴飯也。如王敬美所紀滕王閣扁，訛飛閣流丹為流舟，胡元瑞所紀溫泉亭內五扁，盡用朱晦翁半畝池塘一絕，又不勝書矣。近日更有可笑者，涿州城外有一太山玉女行宮，香火甚盛，道士鼎新之，涿之城樓懸一舊聯云「日邊衝要無雙地，天下繁難第一州」，道士乃用其語為行宮對曰「日邊衝要元君殿，天下繁難碧霞宮」，即令包老瞎之亦必絕倒。

【太學不文】世所傳納粟監生不能文者，司成勒其入試，乃自批其卷云：「因怕如此，所以如此，仍要如此，何苦如此。」其說久矣。偶見唐末韓建為華州節度使，患僧不檢，特設僧正，不意所擇非人，僧徒愈肆，建判牒云：「本置僧正，欲要僧正，僧既不正，何用僧正，使僧自正。」此與曳白監生暗合，而尚少轉語，宜如建所判足之曰「直免如此」可也。近日各宗藩之設宗正亦然，其事柄足以奪親王郡爵之權，其賂遺足以兼長、史承奉之人，而宗法愈不修，韓建所判，無乃似之。

【王上舍刻木】古來忠孝至性，事有可一不可再者，如岳武穆涅「盡忠報國」於背上，豈非真忠？至嘉靖間黃久庵尚書縮亦背刺此四字，因被言，乃疏以自明，遂墮士林笑海。即丁蘭刻木，亦一時感發，非後人所宜效顰。近日有一松江太學生王彝則者，乃父辛未進士，名文炳，歿後亦斫乃父像高數尺，具機發動如生人，遇通家世契者至，即引與相揖讓，已為怪事；至丙申年孝安皇太后升遐，王亦製縗冠麻苴被之木人牽以哀臨，尤可駭異。王久居京師，予丙午入北雍亦相往還，其木偶未之見，而予友沈千秋聖岐往年在京則親睹偶人執喪，為予言，予猶未信，及問王同鄉數友，始知不妄。

【項四郎】今上乙酉歲，有漸東人項四郎名一元者，挾貨游太學，年少美豐標，時吳興臧瀨渚懋循為南監博士，與之狎，同里兵部郎吳湧瀾仕詮，亦朝夕過從，歡謔無間。臧早登第，負雋聲，每入成均署，至懸球子於輿後，或時潛入曲中宴飲。時黃儀庭鳳翔為祭酒，聞其事大怒，露章彈之，並及吳兵部，得旨俱外貶。又一年丁亥內計，俱坐不謹罷斥。南中人為之語曰：「誘童亦不妨，但莫近項郎；一壞兵部吳，又廢國博臧。」餘不能悉記。臧多才藝，為先人鄉試同年，與屠禮部俱浙名流，同時因風流罪過，一棄不收。二公在林下與予修通門誼，其韻致固晉宋間人也。

【白練裙】頃歲丁酉，馮開之年伯為南祭酒，東南名士雲集金陵。時屠長卿年伯久廢，新奉恩詔復冠帶，亦作寓公，慕狹邪寇四兒名文華者，先以纏頭往，至日具袍服頭踏呵殿而至，踞廳事南面，呼嫗出拜，令寇姬旁侍行酒，更作才語相向，次日六院喧傳，以為談柄。有江右孝廉鄭豹先名之文者，素以才自命，遂作一傳奇名曰《白練裙》，摹寫屠虐狀曲盡。時吳下王百穀亦在留都，其少時曾眷名妓馬湘蘭名守真者，馬年已將耳順，王則望七矣，兩人尚講衾綢之好。鄭亦串入其中，備列醜態，一時為之紙貴。次年李九我為南少宰署禮部，追書肆刻本，毀其板，然傳播遠近無算矣。予後於都下遇鄭君，譽其填詞之妙，鄭面發赤，囑予勿再告人。

【非類效仕宦】士人同榜第者，始有年兄弟之稱，他不爾也。近因主上久不考選科道，其俸滿應行取同咨到部守候者，充滿闈下，相與邸中團聚，遂亦認同年。其事起於戊戌辛丑以後，雖非故事，理亦宜然。獨有可笑者胥吏輩得一命而出，其同受職者，亦刻齒錄稱同年，已可駭歎。近見閩宦輩以年兄年弟相呼，蓋同時選入內廷者。曾聞於中甫比部，談及同邑皇達王恭簡公為南中卿貳時，與彼中一守備大璫席間談次，問王何科得第，答曰：「嘉靖丁未科」，璫大喜曰：「我亦以是年簡進皇城，然則與公同年也。」因講譜籍之誼，王慚怒無策，後竟以計避之。又向年有小唱恣肆，得罪司城御史，上疏盡數逐去，久之稍稍復集，人問其何以久不見，則曰：「敝道中人人修潔，無奈新進言官風聞言事，以致被論，出城待罪，今公論已明矣。」一時為之破顏。予頃在都門偶間步入教坊，即京中所謂本司者，至一舊識家，則是日適宮掖有喜慶，此家正充樂工俳長，其艾叟妻豬俱應役出矣。予問小姬者曰：「門庭何以寂然？」對曰：「家父母並入御前供奉，侍宴上壽，非暮不還。」余漫應曰：「無乃勞苦乎？」姬曰：「此敝衙門職掌，安敢言勞？今日不過禁中小排當耳，若遇內廷大朝會時，即奴家輩亦率敝同寅走馬待漏，贊襄大禮，無刻不在天顏左右也。」予聞之俯首胡盧不能已，真所謂不如此何以成京師。

【詩厄】《北史》紀楊五伴侶詩最拙惡，市日傳寫以售人。及唐王氏見聞所紀楊錚秀才故作落韻或醜穢語，取人笑玩，裝修卷軸，投謁王侯，到者無不倒履，雄藩大幕爭馳車馬迎之。竊謂士人無賴，作此伎倆餬口，真千古罕見。乃有閩之莆田人林少白者，刻稿行京師，俚拙之極，見者無不噴飯。予幼時曾睹其集，記其贈一吳中周山人者云：「蘇州城外有虎丘，蘇州城內有老周。圖畫張張勝之冕，楷書字字葉天球。」蓋俱取周姓也，其後四句則忘之矣。一時公卿貴戚延為上賓，乞其咳唾以博歡笑，蓋無日不飽五侯鯖也。其自序云：「予號少白，非少家父白齋也，家父不知詩書，何足少哉！蓋老母夢太白而生予，故號少白，以少太白也。」予疑其詐狂真媚。後聞其人曾為諸生見斥，貧窶無計，乃出奇北游，蓋奸人之尤也。孰意楊錚衣鉢直傳此人哉。

怪率之詩，起於玉川，而極於打油、釘釘，然而至今傳也。我朝道學諸公習為鄙褻之調，欲以敵詞人，徒增其醜耳。如莊定山云「枝頭鳥點天機語，擔上梅挑太極行」及「太極圈兒大，先生帽子高」之類，真堪嘔噁，而沾沾自以為佳句。試閱陳白沙及王陽明、唐荊川初年作，何等清新整栗，有此一字否？